

慈善將軍義行揚

韓國贈勳朱慶瀾

(下)

● 朱 漢

撥款義助韓國志士

據近代史學者葛世大研究當年史實：朱慶瀾支援韓國愛國志士，雖然極為機密，但由後來朱家一連串的遭遇來看，日本人可能早偵知，並蓄謀報復，朱慶瀾長子朱樺的死就是明顯的例子。

(下) 瀾慶朱勳贈國韓

一九三六年（七七事變前夕）朱慶瀾由國民政府任命為中央賑務委員會委員長，攜帶老保衛王之光，助手查良釗去了大後方，而家屬和陶菲卿秘書仍暫留上海，由陶菲卿照顧，為了安全起見，幾個兒子不姓朱而改姓陶，我祖母在日本和汪精衛之妻陳璧君同學，為掩人耳目把原名徐雅志化名為許春芳，但還是出了事。據家叔朱松（一九四九年曾任張治中將軍的秘書）的回憶：

一九四〇年朱家全家住在法租界的雷

米路（今永康路）有一天朱松站在門外的

馬路上削水果，忽然走來一個法國巡捕，

打了他一巴掌，說他私藏匕首行凶，要帶

他上巡捕房，那時朱松叔叔才十來歲，被

嚇哭了，二哥（指筆者父親朱樺）一看不

對馬上回家喊人，哭聲也被在之江大學念

書的哥哥朱樺聽見，趕緊出來理論，走到

辣斐德路口（復興路），法國巡捕不問青

紅皂白就是一槍，把朱樺（筆者的伯父）

打倒在地，送到醫院已死。因是法租界發

生的事，陶菲卿就為我祖母請了一名法國

名律師達桑，由他向法院起訴，最後官司

勝訴，法國巡捕房賠償銀元一萬元，扣除

律師的訴訟費，剩餘的錢由我祖母全部捐

給之江大學。

那段時間是朱家最困難最痛苦的時候

據家父朱樺回憶說：

那段時間家裡好像罩了一層嚴霜，我

們失去哥哥，祖母失去兒子心中無比痛苦

，但每天接待來往客人還是鎮靜的。由於

之江大學是美國的教會學校，校長又是駐

滬總領事，方才知道被殺的學生，不姓陶

，而姓朱，是朱慶瀾的兒子，於是又登報

、又聲明、又抗議，而去上海的陳璧君一

看許春芳的模樣已知就是她的同學徐雅志

，也登門來「拜訪敘舊」，鬧的沸沸揚揚

，上海不能再住了，決定去大後方，因人

太多，分成兩批走，祖母攜帶其他子侄後

行，因她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完成（那就是

將被困在上海的海關總稅務司丁貴堂營救

出境）。而我父朱樺和姑姑朱德君先走，

同行的還有韓子華（韓復榘之子）那年我

父十八歲。

陶菲卿又說：朱家撤離上海後，日本人開始對他下手，他被迫於一九四一年變賣家產，離開上海走避浙西，投靠韓德勤。

陶說：朱樺的人命官司結束以後，律師達桑事後告訴他，調查案情時曾追問過法國巡捕，行凶的動機，原來是日本人收買他，要他打死朱慶瀾任何一個成年的兒子，便允給多少錢，法國巡捕房雖知內情，但不敢得罪日本人，只好賠償了事。達桑說：「日本人是殺一儆百，因恐朱夫人害怕，未把實情告訴她，只說是誤殺。然而，沒多久達桑也被日本人暗殺了。」

這個真實的故事，將永遠保存在我們朱家子孫的腦海裡。

這事係因我祖父朱慶瀾將軍而起，茲將其生平事蹟略述於後。

朱慶瀾助國父革命

朱慶瀾（一八七四—一九四一），字子橋，祖籍紹興錢清漁後村，父朱錦堂，太平天國時攜眷北上山東，曾任歷城縣刑名師爺。朱慶瀾遂生於歷城。五歲喪父，十四歲喪母，自小孤貧力學。十九歲開始當下級官吏。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後

隨軍赴登州海防。

後歷任奉天、鳳凰、錦州、安東縣知縣等職，深為東三省總督趙爾巽賞識，後隨趙爾巽移鎮巴蜀。一九一一年，因治軍有方，趙爾巽奏為陸軍協統，又任第十七鎮統制。清末，被賞授花翎、二品銜道員和陸軍副都統。武昌起義，川軍響應，朱慶瀾被推為四川漢軍政府副都督。一九一三年任黑龍江督署參謀長、護軍使兼民政長、鎮安右將軍兼巡按使。首營邊界國防工事，收回松花江航運權，民眾命名新江輪為「慶瀾號」以誌其功。一九一六年七月，接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的參謀長，不久，國務總理段祺瑞任其為廣東省省長。

萬民眾獲益。

一九二二年朱慶瀾應張作霖之邀，重返東北，任中東鐵路護路軍總司令兼東三省特別行政區長官，從蘇俄手中接收路權及沿路土地百十萬畝。並平息匪亂，大興社會公益，曾設立廣益、崇德兩中學及俄文學校。後又創辦平津關外義賑，移山東難民十餘萬於東北耕作，組織華北慈善聯合會，救濟冀、魯、豫三省及天津災民百餘萬人。

「九·一八」事變後，朱慶瀾與程潛、張學良等建立遼、吉、黑、熱四省抗日後援會，出任會長，援助察哈爾、長城喜峰口諸戰場，力挫日軍氣焰。

封存法門寺古文物

一九二五年二月辭卸公職後，朱慶瀾長期從事慈善救濟事業和抗日救亡運動，為賑災護國奔走呼號，不辭勞瘁，有「慈善將軍」之譽。

一九二九年，陝西大旱，全省災民達六百五十多萬。朱慶瀾以「華北慈善團體聯合會會長」名義，組織社會各界倡導「三元錢救一命」義舉，倡修關中諸佛寺聖跡，以工代賑，先後重修了華嚴初祖杜順

和尚塔，四祖清涼國師澄觀和尚塔，玄奘、窺基、圓測諸塔及大雁塔、千福寺、太平寺、龍光寺等處。在重修唐時皇家寺院法門寺時，從佛祖真身寶塔各門洞取出六十八尊明代供奉的銅佛像和許多珠玉法器及所藏經書三百餘卷。對於這些寶物，當初意見不一，後依主辦人朱慶瀾的主張：原塔封存。他認為移存它處，不免散失或被盜，「佛像不可與古董等同，沽價交易。」匠工在塔基施工中又發現了塔下地宮。當民伙清理完浮土時，便顯露出了千

多年未受騷擾的法門寺地宮，從明代探地宮的殘角撬開觀看，但見裏里珠光寶氣、琳琅滿目，重重疊疊的金銀器皿，珠玉寶石密密麻麻堆在一起光華璀璨。這是一個金銀的王國、珠寶的海洋。有人試圖點上燭火進去看個究竟，一股陰暗發霉的刺骨寒風撲面而來，燭火熄滅了。從黑暗的地宮水道兩側又悄然爬出了無數青蛇，向四面八方一陣亂竄迅速沒了蹤影。在佛祖的土地上動土，人們本來就心虛，這一驚一嚇，頓時不知所措。朱慶瀾聞訊，細心察看一番後，口稱「與此無緣」，指令任何人不得擾動，塔內塔下所有物品均應放置原處，立即填上泥土，照原樣封存，同

時封鎖消息，不准四處傳播。他嚴重告誡在場的知情者：「國難當頭之時，寶物不可輕取，萬一散失，後果不堪。修塔不是為了盜寶，而是為了護國息災。請各位起誓，堅決嚴守秘密……」這樣，這批唐代所珍藏的一千多件金銀器皿，珠玉寶石和四枚佛家至尊玉聖的佛指舍利才得以保存了下來，為八十年代的重新發現建立了不滅的功德。

關懷故里出資興學

一九三二年，朱慶瀾借教育家陶行知回到紹興錢清漁後村，出資創辦漁後小學，建造校舍五層樓。校舍建成後開始招生，條件是凡是漁後村人，不限姓氏、不論貧富，全部免費入學，對貧苦兒童入學還發給衣服、零用、雨具等物。但當時漁後農村，風氣不開，不愛讀書，雖有此良好條件，求學者仍寥寥無幾，不能招滿名額。其中有一學生許長生，年十四歲，品學兼優，朱慶瀾指示校長沈炎迷選其去「上海公學」進行培養，所需學雜費用和生活費用每期由該生去向朱慶瀾的堂弟朱子千處領用。

一九三六年，朱慶瀾最後一次來漁後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

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日有十數起，有許多稿件，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本誌以名人傳記、真實傳奇、軼聞趣談、工商珍聞、現代史話、懷舊憶往、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詳細參閱稿約，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輕鬆自然，幽默傷趣，來稿以五千字為限。（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來稿若未採用，恕不奉覆，亦不退稿（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

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

村探親，邀集村里父老商討在村里辦一所紡織工廠。他說故鄉父老生活貧困，必須辦紡織廠，使人人都有工作可做，大家富裕起來，但正在籌建中的紡織廠因抗戰爆發而停建。

自此，朱慶瀾再沒能來家鄉。一九四一年，時任國民政府服務委員會委員長的朱慶瀾積勞成疾，病逝於西安，葬於長安縣杜曲鄉東草村，享年六十七歲。